

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戳中了美國哪處痛點？

俄州亞太聯盟

疫情未了，騷亂又起。有人在街頭被警察壓得窒息而死，有人看着他造的飛船升向太空。“人生而平等”這句話在今天的美國顯得特別魔幻……

載人飛船把美國的兩位太空人送上太空後，火箭和運載飛船個體戶伊隆·馬斯克有多嗨。當晚在肯尼迪航天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馬斯克受到的追捧約等於美國總統加副總統，再加上航天局長。當然，馬斯克為這一天努力了18年，飛船上天這種事不是靠吹而是靠干出來的。看着這小子滿臉笑開了花的樣子，當初盡給他臉色看的俄羅斯人不知心里泛不泛酸水。18年前，小馬可是求着買俄羅斯的二手航天器啊，俄羅斯人沒少給他臉色看。後來，受夠了氣的小馬索性成立了自己的飛船製造公司SpaceX。今天，他終於把自己玩成了美國的“航天英雄”。

可是，並非每個移民都能像馬斯克那樣，在18年里從loser變成英雄。就在馬斯克盯着他的“獵鷹九號”火箭飛向太空的時候，全美幾十個城市因黑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而爆發抗議活動。最初的和平抗議活動喚起了不少人們的同情心。然而，一些抗議漸漸變成打砸搶，成爲一個又一個城市的噩夢：下午，在首府華盛頓望得見白宮西翼的街道上，示威者衝過了川普的特勤部隊設下的路障；傍晚，紐約警察的兩輛執勤SUV衝進了示威的人群；入夜，費城、匹茨堡、洛杉磯等至少25個城市實行宵禁，洛杉磯市長還向加州州長請求派國民警衛部隊支援。當晚，示威者根本不理宵禁一說，仍然向比佛利山莊上最著名的時裝大道挺進。在風暴中心明尼納波利市，儘管明州州長Tim Walz和一眾社區領袖一大清早花兩個小時在電視上認錯，並勸告民衆不要外出參與暴力示威，到了晚上，仍有不少民衆沖上街，還順手燒了一輛汽車。



以抗議之名明搶。照片來源: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在我所在的硅谷中心城市San Jose,示威民衆與警察在市政廳前對峙多時後，警察射出了橡皮子彈……

抗議示威的人中非裔是主力軍，也有相當多的白人跟他們一道示威。他們高喊“黑人的生命重要”，“沒有公正就沒有和平”等口號。按照目前對壓垮弗羅伊德于死地的前警察Derek Chauvin兩項指控，他最高可被判刑35年。黑人群體與白人社區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世仇呢？

美國的“黑白恩仇史”還在立國之前就已經在北美新大陸生了根。今天的種種衝突、騷亂不過是400多年的老樹上開出的一朵“惡之花”。

一、黑人的血淚之路

第一艘奴隸船到達北美是在1619年，這艘私人船隻運來了20個從葡萄牙奴隸船上搶來的20名非洲黑奴。他們被賣到了當時的英屬殖民地弗吉尼亞的Jamestown。這艘黑奴船似乎給剛在北美殖民地站住腳的歐洲殖民者提示了一條生財捷徑。從此以後，乃至整個17、18世紀，歐洲殖民者都把非洲黑奴當成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黑人們從非洲被強行綁架之後，成船成船被運到北美，又被賣到各個種植園做苦力。從馬里蘭州的Chesapeake Bay一直到弗吉利亞州、佐治亞州的農場、莊園里都有大量的黑奴在勞作。

今天的華爾街看上去像個深藏不露的紳士，可它的前身分明是個騙子加無賴。那里正是美國的奴隸制度最早的發源地。1711年，紐約市政府認定華爾街爲第一個進行奴隸交易的合法市場，每買賣一個奴隸，市政府就向買方與賣方徵稅。這樣的買賣穩賺不虧。從1711年到1762年，在華爾街與珍珠街交匯的角落上，奴隸市場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人們可以在這里按天或者按星期，買到合適的奴隸，就像買幾磅土豆一樣。

18世紀到底有多少黑奴這樣被販賣到北美，沒有具體的記錄，但歷史學家估計，總人數在6-7百萬左右。也就是說，差不多非洲大陸上最健壯、最能幹的男人和女人都被賣到了北美，成爲開墾稻田、栽種棉花、收割煙草的免費勞力——從這個角度看，今日非洲之窮又是誰之過？

美國的開國國父們大多都是擁有黑奴的。當《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寫下“人生而平等”這句話時，他那個隨同左右、每晚棲身在“獨立宮”某處閣樓里的黑奴Hemings是不知什麼叫“平等”的。對他來說，畢生使命就是照顧好主人，好讓他心無旁騖去做偉大的事情。在杰斐遜佐治亞的莊園里，成百的黑奴也根本沒敢奢望能與主人共享這種叫“平等”的東西。

杰斐遜對奴隸制度很是糾結。他既承認這種制度違反人權，又覺得奴隸主以各種原因蓄奴自有他們的道理。跟杰斐遜一樣糾結的還有一大批參加1776年第二次大陸議會的“獨立黨人”。誰家里沒幾個黑奴啊，不夠用的話還可以互相借一借呢。大家一商量，覺得奴隸制這事如果寫進獨立宣言中，一定會影響獨立大業，乾脆不提。於是，《獨立宣言》草稿中原本闡述反對奴隸制的文字被拿掉了。

所以，美國建國綱領《獨立宣言》中所提倡的“人生而平等”這一金句在一開始就掩蓋了族裔之間不平等的真相，它不包括“黑人”，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被當過“人”來對待。就在《獨立宣言》簽署後不久，廢奴活動家Thomas Day評論說：“如果有一種東西天生就可笑，那就是以愛國者自居的那些人，他們一手簽署着獨立方案，一手拿鞭子抽打那些被嚇得瑟瑟發抖的奴隸。”

最初的美利堅就這麼一邊高喊着獨立的口號爲自由而戰，一邊緊緊地扭緊着制度性的鍊銜，把黑奴牢牢鎖在在各人的一畝三分地上，盡情奴役。

1797年3月，在擔任了美國頭兩屆總統之後，喬治·華盛頓終於可以歸隱田園了。他回到了妻子念叨多年的弗農莊園。莊園在弗吉尼亞，是妻家的田產。在那個自成一體的“奴隸社會”里，華盛頓和妻子各自擁有自己的奴隸。妻子名下的奴隸比華盛頓要多不少，當年結婚時就有84名奴隸作爲她的陪嫁。妻兄有一次爲了還債，要賣出一些黑奴，華盛頓便買過來，充實莊園的勞力。

在“國父”的莊園里，奴隸們會比別的莊園過得好嗎？有歷史學家研究發現，弗農莊園的黑奴倒是能夠吃飽飯，在每天的勞動中有兩個小時的空閑。禮拜天和宗教節日會放假。跟別的莊園里的奴隸一樣，弗農莊園的奴隸與主人之間劃分着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奴隸就只能穿奴隸的衣服，住狹小的奴隸屋。而且，“國父”對奴隸們管得很嚴。妻子的一名女奴逃跑後，他曾雇人抓捕，未果。他自己手下的一名女奴後來逃到了費城，也一直尋找無果。

華盛頓生前做的最後一件偉大之舉是他在1799年7月簽署了一份遺囑，表示在他妻子死後，自己名下擁有的奴隸全部釋放。這時弗農莊園的奴隸總數達317人。華盛頓擁有其中的124名奴隸，他還向外借出了40個奴隸。他和妻子擁有的這些奴隸還給弗農莊園帶來了可觀的人口紅利——生了143個小黑奴。華盛頓試着說服妻子和她家族的繼承人也在身後釋放他們的奴隸，可是他們沒同意。華盛頓去世一年後，他的妻子Martha簽署了一份文件，讓華盛頓生前擁有的奴隸們都成爲自由人，而她名下的奴隸一個都沒獲得自由。

1799年“國父”華盛頓與妻子的奴隸財產有了自由人身份的這些奴隸很多都沒有離開弗農莊園，或者離開沒多遠。多年來他們已經習慣了在這裏相對平靜的莊園里生活。

黑奴解放的號角真正吹響的時候，已經是華盛頓去世63年以後。比起南方的蓄奴制，林肯總統更不容忍南方的分裂。南北戰爭打響之後，軍事上的失利讓林肯看到廢除奴隸制才是瓦解南方叛亂13州的致命一招，於是在1862年9月22日，林肯簽署了《奴隸解放宣言》。這份命令從1863年1月1日起生效，南方州約350萬黑奴從法律上得到了自由。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蓄奴制度從法律上是廢除了，可是比美國建國歷史還要漫長的奴役黑人的風氣和心態豈能一夜之間廢除？

二、私刑氾濫的一個世紀

南北戰爭開打之初，聯軍屢屢在軍事上失利。林肯政府在是否招募黑人入伍這事上左右猶疑。按照當時法律，黑人是有資格參軍入伍的。《奴隸解放宣言》發佈後，大批的黑人爲獲得公民身份，紛紛入伍。黑人指揮官Frederick Douglass說了一段著名的話：“一旦讓黑人肩上了步槍，袋中有了子彈，地球上就再也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否認，他已經獲得了成爲公民的權利。”

由於對黑人的歧視，“黑人軍團”並沒有被派到更廣闊的正面戰場與南軍作戰，大量人員從事輔助性戰事。到南北戰爭結束的時候，一共約17.9萬黑人入伍當兵，約佔聯軍的10%。另

有約1.9萬黑人加入海軍。約有近四萬黑人死于這場戰爭，其中約3萬名因染病而亡。在內戰最後的一年半里，黑人士兵的死亡率高達20%，高於白人士兵。

在19世紀晚期，美國的種族關係日趨緊張。特別是在南方各州，人們把經濟的不景氣怪罪給獲得自由的黑人。私刑成爲白人向黑人報仇的手段。起初白人宣稱對黑人施以私刑是爲了保護白人女性不會受到黑人的強姦，後來，只要白人認爲有必要，就會採用私刑。私刑數量最多的三個州是密西西比、佐治亞、德克薩斯。根據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委員會的資料，從1882-1968年，共發生了4743起私刑，其中72.7%的案例是黑人被私刑處死。那些27.3%遭到私刑的白人則是因爲幫助過黑人，或者反對私刑和暴力而被私刑處死。在20世紀早期的一些明信片上還堂而皇之地印着對黑人實施私刑的畫面。從那些資料上可以看到，每當實行私刑時，都有大批白人圍觀。

三、坐牢如家常的60年代

周六(05/30)這天清早，川普就坐着空軍一號去佛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看馬斯克發射載人飛船。白宮外面的示威者越聚越多。川普在推特上揚言，示威者如果越過白宮圍欄，將遭遇「惡犬和可怕的武器」。短短一句話卻把無數人拉回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最黑暗的時代。民主黨籍的華盛頓特區市長鮑賽(Muriel Bowser)說：“我爲美國總統對同胞講出這樣的話感到震驚。”

在伯明翰行動之前，1955年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巴士上的座位是按乘客的膚色來劃分的。只有白人才能從前門上車，黑人只能從後門上車。更羞辱的是，白人的座位坐滿後，黑人必須爲白人讓出他們的座位。

12月1日這天，蒙哥馬利市的一輛巴士上，司機命令四個黑人乘客給白人讓座。三個黑人都很順從，老老實實站起來讓座。但是，叫Rosa Parks的黑人女裁縫沒有給白人讓座。她隨後被捕，不僅被罰款10美元，還要接受法庭審判，4美元法庭訴訟費也該她自己負責。

4天後，Rosa Parks案開庭。爲了聲援她，全城約4萬名黑人乘客決定不再乘坐巴士。他們成立了維權組織，選舉年輕的牧師馬丁·路德·金做主席，領導這場抗議。

當時金博士才26歲，蒙哥馬利巴士抵制行動是他領導的第一個民權運動。黑人們整整拒乘巴士381天，最終以勝利宣告結束。

然而，和平抗議結束了，報復卻剛剛開始。蒙市的巴士常遭不明來歷的射擊，甚至發現黑人女性遭殘害後的碎肢。金博士的住所也遭到炸彈襲擊。警方抓獲的8名爆炸嫌犯全部宣稱是“白人至上”的組織三K黨成員。

金博士一直希望能以聖雄甘地式的和平示威方式，在鐵板式的種族隔離社會中尋找一條實現社會變革、消除種族隔離的道路。於是他去到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準備參加當地的一場和平示威行動。這次行動的訴求很簡單——讓伯明翰的公共場合如餐館、劇院等向黑人開放。

領導抗議行動9天之後，金博士被捕了。他被關進了伯明翰的監獄。他寫信給獄外的朋友說：“過去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壓迫者給予的，而是被壓迫者爭取來的。”這是他短暫的一生中第13次被捕，後面還有16次被捕等着他。

8天以後，友人籌集數萬美元，將金博士和其他被捕的領導人保釋出獄。5月2日這天，一千多名黑人學生到伯明翰市區示威，數百人被捕。第二天，伯明翰的公共安全官員Eugene Conner指示警察和消防部門，對示威者動武。

不難想象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那些暴力場面被記者拍到後，在國家電視台播出，如何讓全美震驚。白人警察局長迫於輿論的壓力下了台。金博士等人與伯明翰市政府經過幾輪談判，終於達成協議，伯明翰市內的公共空間如餐廳、廁所、飲水裝置以及百貨商場的試衣間等，在90天內雇用黑人店員或銷售員，同時釋放幾百名被捕的示威學生。

這場行動勝利的第二天，金博士和幾位示威行動領導人住的汽車旅館就遭到炸彈襲擊。第三天，金博士的兄弟和一位當地居民的房子也被炸毀。金博士僥倖脫險。四個月後，3K黨成員炸毀了一處教堂，那里曾經是黑人們示威活動的中心。四名女孩子被炸死。

伯明翰運動之後，金博士又領導了聲勢更爲浩大的民權運動——華盛頓大遊行。站在林肯紀念堂前面的台階上，金博士發表了那個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在35歲那年，金博士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且是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他把當時相當於5.4萬美元

的獎金全部捐給了民權運動。

他彷彿永遠在路上。在馬丁·路德·金的不懈努力下，60年代的民權運動達成了最大的成就——它促成了1964年《人權法案》的簽署，這個法案不止是保持黑人的權益，它讓所有美國人生而爲人的權利得到保障，無論他們的種族與膚色。從《獨立宣言》到《人權法案》，這一步美國走了整整188年，還只能說完成了關於平等的立法，而現實中要真正做到“人人平等”，還有萬水千山要跨越。

1968年3月的某一天，由於天氣糟糕，清潔工們工作了兩小時後被遣散回家，黑人的工資結算爲兩美元，而白人清潔工則拿到了全天工資。

金博士爲了黑人清潔工得到的那不平等的兩美元來到孟菲斯，聲援他們的罷工。這回，他沒能走出孟菲斯，在4月4日這天被暗殺。

馬丁·路德·金的死訊引發了全美數十個城市的騷亂，從華盛頓特區到芝加哥、堪薩斯城，動亂持續了整整一個星期。這是自內戰結束一百多年來，美國社會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大動蕩。

馬丁·路德·金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民權運動，並且把他們送上了輝煌的峰巔。然而，他的被殺害讓龐大的黑人群體在向白人發泄憤怒的時候，也產生了揮之不去的幻滅感。他們覺得用非暴力的方式抗議不再起作用了，只有以暴力才能以牙還牙。人們很快就忘了，馬丁·路德·金不僅僅是一個民權運動的領導者，他還是一個非暴力運動的提倡者和踐行者。

幾天來，非裔喬治·弗洛伊德的死在全美各地引爆了抗議、示威的浪潮。到今天爲止，全美各地連日來已至少75個城市出現示威，包括華盛頓特區在內，有超過40個城市實施宵禁，是金博士遇刺以來最嚴重的騷亂局勢。僅以舊金山灣區爲例，著名的舊金山唐人街遭到洗劫，奧克蘭中國城也有不少商家被砸。目擊者還看到暴徒夜闖國庫銀行。在聖荷西，連續兩天的騷亂已經造成市區數百萬美元的損失。聖荷西昨晚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連續七天，從晚上8時半起，到次日凌晨5時實行宵禁，直到進一步通知爲止。加州州長昨天宣佈全州進入緊急狀態，並派國民警衛隊進駐了洛杉磯，裝甲車在街上待命。這可不是好萊塢拍電影。

全美22個發生騷亂的城市至少有1700人被捕，動蕩造成的死亡人數增加到四人。全美已有24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國民兵約1萬6000人協助各地執法人員平亂，各地市長在抗議活動轉向暴力甚至失控後，紛紛向國民警衛隊求助。

一個小時前，川普在白宮表示，如果州長沒有採取行動妥善平定騷亂，他會動用成千上萬重武裝部隊來終止動亂。

亞特蘭大市市長Keisha Lance Bottoms在電視上對示威者喊話

就在我這篇文章快要結尾的時候，比美西早三個小時的美東城市亞特蘭大進入第二天的宵禁了，仍然有大批示威者仍在聚集。上周末發生騷亂後，黑人女市長Keisha Lance Bottoms借電視報道，對示威者喊話：“我是四個孩子的媽媽。我看到弗洛伊德的被害，就像每一個母親一樣心痛。我在亞特蘭大長大，可是我今天看到的城市卻不像我熟悉的亞特蘭大。這不是抗議，也不是馬丁·路德·金的精神。這是騷亂。我始終堅信，在這樣一個最危急的關頭，我們這個城市應該比國家做得好一點。”

女市長的媽媽經歷過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老人覺得，美國好像又回到了1965年以前。5月30日在CNN總部前示威的人們

亞特蘭大是馬丁·路德·金博士出生和最後安息的地方。這座城市曾經也是民權運動的一個中心城市。它還出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叫Margaret Mitchell。她寫了一部小說，叫《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譯名《飄》。

馬斯克的飛船已經把兩名宇航員成功送到了太空站。在周六的早上，一輛特斯拉別克從宇航員Doug Hurley和Bob Behnken的家中把他們接到肯尼迪航天中心。馬斯克答應兩位宇航員的孩子，他一定會把他們的爸爸從太空平安帶回來。伊隆·馬斯克前不久剛有了第六個兒子。他一心想要把人類送到火星上去。

但是，剛剛又傳來消息說，從今晚(6月1日)開始，東灣城市Fremont開始宵禁。Fremont就是特斯拉工廠所在的那個城市。我曾經在那里住過好幾年。每次在高速公路上經過特斯拉的時候，就知道快到家了。我也從來沒想過會遇上宵禁。以前只在電影里見過。

